

台灣來的“女客”

蘇州
解
船
PDC

目 錄

台灣來的“女客” (1)

从电表开始的故事 (66)

台灣來的“女客”

光 波

這件事情發生在一九五五年夏天。

某夜。

“噹、噹、噹……”時鐘剛打完廿三點的最后一下。

某市公安局的值班員——芳萍，手拿值班日誌簿，急忙來到劉局長的臥室。她扯開電燈，走近床邊叫道：“局長，局長！”

睡在床上的劉局長，聞聲睜開眼問：“什麼事，芳萍？”

“緊急電話記錄！”

劉局長听了，象被火燒着一樣，忽的坐起來，右手接過記錄簿，左手揉了揉朦朧的眼睛，小聲的念道：

“……廿二點五十八分，在王店火車站西面白龍河大橋上空發現敵機盤旋……”

“芳萍，這電話是……”

“是王店火車站站長打來的。”

“你对他們講什麼沒有？”

“我告訴他們先組織力量進行搜索，他們要求局長能馬上派人去。”

“当然要去了！”局長下床穿上鞋子。“芳萍，你去叫孫科長和小趙馬上到我辦公室來！”

“是！”

“再去通知搜索隊，準備出發。”

芳萍應聲向外走去。

局長披上一件襯衫，急忙來到辦公室。他扭開電燈，手拿一支紅藍鉛筆走到挂地圖的牆壁前，順鐵路線找到王店這個小黑點，用力在上面劃了個紅圈。

“報告！”

“進來！”

來人得到允許后，就跨進門檻，其中一個報告說：

“局長同志，偵察科長孫化民、偵察兵趙錫珍命來到。”

局長轉身來到桌邊：“請坐，同志們。”

孫科長來到桌前：“局長叫我們來……”

“看看吧。”局長把電話記錄遞給孫化民后，又說：

“根據情況判斷，敵人又要來找我們的麻煩了。”

孫化民放下記錄簿：“局長的意思，是叫我們馬上到現場去嗎？”

“是的，孫化民同志。”局長來到地圖前，用手指着王店說：“你和小趙馬上到這兒去，找着站長徹底了解一下敵機來的情況，並組織人力進行徹底搜查。”

“是！”

局長看着他倆，又加重語氣說：

“要知道，每一秒鐘在我們來說，都是寶貴的。”

這時，芳萍突然跑進來說：“局長，剛才王店車站第二次來電話，敵機投下來的東西已經被發現。”

“什麼東西？”

“說是兩個特務，被守橋的戰士打死了。”

局長眉頭一皺：“噢！你們說什麼沒有？”

“我告訴他們要保護現場，等局長派去的人到了之后再檢查。”

局長滿意的笑了笑：“孫科長，你和小趙快到市西火車站，乘巡路摩托卡前去，把搜查的情況隨時向我報告。”

“可以走了嗎？”

局長點了點頭，目送他倆出去之後，又吩咐說：

“芳萍，去把搜索隊張隊長叫來，再打個電話給市西火車站，叫他們給孫科長準備一輛最好的巡路摩托車！”

芳萍出去之後，劉局長點上一支香煙，站在門口看着漆黑的夜空，思索着剛才發生的事情……”

一個身揣匣槍的中年人，手裏牽着一只土黃色的軍犬從外面走來……

“張隊長，你們準備好了嗎？”

“準備好了！局長。請你下命令吧！”

劉局長轉身來到桌前，看着眼里閃着亮光的張隊長，便斬釘截鐵的說：

“張隊長，我給你們搜索隊一個緊急而艰巨的任務……”

一輛敞篷吉普車，疾駛在夜深入靜的海濱馬路上。

眼里閃着怒火的孫化民坐在司機身邊，緊鎖着眉梢，在深思着剛才王店車站打來的兩次緊急電話。

他今年只有廿八歲，是個眉目清秀，辦事精明的人。一九五二年以前，在野戰部隊當過偵察參謀，後來因左腿在戰鬥中負傷，不能適應前方緊張的戰鬥生活，才轉到地方上來干公安工作。由於戰爭的折磨和長期工作的勞累，他那神采奕奕、嚴肅而俊秀的面孔有點發黃。但他那剛毅、果斷的表情，使你見了之後會永生難忘的。

小趙和他形影不離的伙伴——全身沒有一根雜毛的軍犬“黑虎”并排着坐在後座上。他右手壓在手槍套上，左臂用力抱着“黑虎”的脖子，怕牠跑了似的。帶孩子氣的夾眼，看着輪船碼頭燈塔上的紅色信號燈。

他是個白淨面孔，活潑、聰明的小伙子。外號叫“机灵鬼”。因為他膽大、心細，不管在什麼危險和困難面前，從不畏懼，所以孫科長非常喜歡他。曾有人和芳萍开玩笑說：“如果小趙是個女的，她就要吃醋啦。”因為孫化民除了晚上回家休息和她在一起外，其它的時間都離不開小趙。

吉普車穿過海濱路，順着市區的柏油馬路馳騁了一陣，便來到市西火車站。在候車室門口停下來。

一個鐵路干部開聲從候車室里走出來：“啊，孫科長，你們來的真快呀！我們按照局長的指示，已經把摩托車準備好了。”

孫科長跳下車子說：“謝謝您的幫助，王站長。”

他們說着來到月台上，孫科長一步跨進駕駛室，小趙和“黑虎”同時爬進車廂。

“司機同志，盡最快的速度，向王店火車站前進！”

司機應聲發動了引擎，“嗚……”的一聲，摩托卡吼叫着噴出一股黑煙，順着筆直的鐵軌向西飛奔而去……………

深灰色的云，隨風在低空飄拂着；漆黑的原野上，什麼也看不到。只有路兩邊的白楊樹，在不斷的搖擺着，發出沙沙聲來，和車輪的轉動聲遙相呼應。

孫科長焦急的目光，緊盯着車燈照射下的鐵軌，不時的看着帶在手腕上的夜光表。用懇求的語氣對司機說：

“司機同志，最好再快一點。”

司機望着指針已到了頂點的路碼表，為難的說：

“科長，這樣的速度，要是按上翅膀，車子保險能飛起來，沒法使它再快了。”

輕便靈巧的摩托卡，飛馳到高廟車站時，禁止出站的紅色信號燈亮了。司機無可奈何的把車子停下來。

孫科長探出頭去，厲聲的問：“為什麼不准出站？”

站在月台上的值班站長把小旗向西一指：“你沒看到火車來了嗎？”

孫科長抬頭一看，一列火車轟隆、轟隆的吼叫着迎面駛來。探照燈光刺的他兩眼發了花，他急忙用手捂起來。等聽到火車頭過去之後，他睜眼一看，原來是一列貨車，他氣的把手一揮：“早不來，晚不來，偏偏在這時候來，真他媽的……”

車廂象流水一樣，一節跟一節嗖嗖地閃過。與最後的一

節車廂閃過的同時，司機發動起引擎，綠色信號燈一亮，沒等站長允許，他急速把車閘一推，“嘟嘟嘟”摩托卡象出了砲口的砲彈一樣，帶着呼嘯聲，向西沖去。

站長看着轉眼無蹤的車子，氣的把小樹一摔：“嗚！這個冒失鬼……”

二

星期六的晚上，是全市電影院、戲院觀眾最多的日子。位於勝利街的光明電影院也不例外，不到半小時，票子就售完了。那些沒購到票子的觀眾，都不約而同的徘徊在電影院門口，戀戀不捨地看著國產故事片——“天羅地網”的巨幅廣告。

隨着一陣電鈴聲，手拿電影票在門外吃冰棒的觀眾，陸續的向門里走去。

電影院門上的電鐘，時針指在十八點廿五分时，一個市民打扮的瘦男人從西而走來：看樣子有卅來歲，面孔黧黃，嘴巴尖得象老鼠，深凹的眼睛，賊溜溜的轉動着，但神色裝得很自然。他來到電影院門口，向觀眾留言的黑板上一看，又机警而迅速地巡視了一下四週的人們，便走到黑板前，把粘在板上、寫有“陸木子收”的一張電影票撕下來，交檢票員看過之後，大搖大擺的向里走去。

一個粗眉大眼的檢票員，向另一個檢票員低語了幾句后，便尾隨“陸木子”進去……

一個半小時之後，電影散場了。隨著人羣擠出來的“陸

木子”，头上流着汗，气喘着走到对面一家冷饮室里去吃了兩客冰淇淋，出來后，便順着灯火輝煌的勝利街，在川流不息的人羣中間向东走了一段，便側身拐進右边一条狹窄的小巷里。回头一看沒有人跟着，他就加快了脚步順着胡同向南走去。他失魂落魄似的，呼哧、呼哧地喘着气，东張西望，左拐右轉的走了足有卅分鐘，最后來到一座天主教堂的圍牆大門口停下來。呼吸稍微平息之后，手指便按門上的电鈴。

不一会，兩扇黑漆大門輕輕地开了。

一个四十多歲，身穿黑紗西式長袍、胸前挂着一枚銀十字架，胖的象狗熊似的女人探出头來。眯成一絲縫的一双母猪眼，緊盯着站在門外的“陆木子”。

“華女士……”

沒等他說完，胖女人伸手把他拖進門里，探出头兩面望了望，便縮回身子，把大門輕輕的关闭了。

他倆順着磚砌的甬道，走進一座灯光雪亮的客厅。客厅里有一只精致的小圓桌，桌上除了茶壺、茶碗之外，还有一瓶鮮花；單人沙發列在桌子兩旁，右牆角有張三屨桌。胖女人一進來，把黑紗長袍一提，象个肉糅一样埋進沙發里，喘了几口气之后，便問：

“东西拿來了嗎？”

他从袋里拿出一張电影票存根：“華女士，你看。”

胖女人接過來，把挂在額前的几根灰白頭髮理了理，瞪着小眼，翻來复去的看着：“哈哈，木子先生，完全按照事先約定的方式進行的，真是太妙了。快把它用藥水冲洗出來。”

陆木子到里间去拿出一瓶化学藥水，倒上半茶杯，胖女人把电影票放进杯里，慢慢地电影票上显出了下列字样：

請明天九时到观景亭面談。

三×七

陆木子抬起头：“華女士……”

她站起來，端正姿勢，在胸前划着十字：“上帝保佑，上帝保佑。”

“上帝保佑，上帝保佑。”陆木子也跟着她，做了个禱告的姿势。

胖女人禱告完畢后，用鋼筆在一張紙上寫了几行字：“你快去把这封电报拍出去。”

陆木子接过电稿，喝了几口水之后，便向里间走去……

胖女人仰臥在沙發上休息了一会后，起身去拉开三屉桌中间的一个抽屜，从里面端出一个小方盤。把浸在水里的一張二寸的半身象片拿出來，用手絹吸干了象片上的水份，仔細地端量了一番，就把它压在方盤底下，自己又坐在沙發里，閉目想什么心事，小面盆似的臉孔上露出了陰險的笑容……

半小时之后，陆木子头上流着汗水从西間里走出來：“華女士，这是回电。”

胖女人接过电报，小聲的念着：

“三号

三×七帶去無声手槍兩支，定时炸彈四枚，密寫藥水和密碼等。最后請你們調查一下飛機未归的原因，速报來本处。

保密局情报处”

她划了根火柴把电报烧了之后，吃力地站起来：

“木子先生，你明天有两个任务，第一是按时到預約地点和來人面談，第二是去調查一下飛機失事的地点和原因，好向台灣報告。”

“是！”

“和三×七見面后，把帶來的禮物拿來。明天晚上無論如何要完成这次爆破任务。”她咬牙切齒的把桌子一拍：

“哼！我要親眼看着我們美國制造的定时炸彈，在这塊紅色的土地上爆炸，為自由世界的利益發出火光！”

他等到胖女人情緒緩和之后，才小聲的問：“華女士，三×七是什么样的一個人，見面時的暗號，我還不知道呢？”

胖女人的小眼眨巴了几下，伸手把方盤端起來：“親愛的，你看這是什么？”

一個臉蛋滾圓，短髮，眉眼秀麗的女子半身象出現在他的視線里。他驚喜萬分的拿起來，看着那兩個深深的酒窩，高高的鼻梁和嘴左角上的那顆米粒大的黑痣，不覺失聲叫道：

“嗬，這麼漂亮。”

胖女人把厚嘴唇一翹，瞪了他一眼：“你呀，看見女人總要評論。我告訴你，她在美國受過三年特技訓練，是個萬能情報員。這次她來，是要到這里轉关系到第五號據點去。明天見到她時，要注意禮貌，等爆破成功之后，你就陪她坐火車一塊去。她當組長，你當報務員。到那時候……”她象剛下蛋的老母雞似的“呱呱”的笑了一陣：“親愛的，只要不影響工作，她樂意的話，你們干什么我也不管了。”

他的目光象被磁石吸着一样，久久的不能移开：“華女士，你是从那兒弄來的？”

“嘻嘻，这个嗎……你就不要多問了，反正以后总会知道的。”

他把象片放到嘴上，下流地吻了吻：“華女士，如果我真的能和她……那我陸木子將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兒了。”

胖女人厭煩地：“好了，好了，你應該馬上回去啦。至于見面時的暗語……”她附在他的耳朵上咕嚕了一陣。

“等我們談完之后，是否可以領她來見你一面，華女士？”

胖女人的面盆臉拉長了，冷冰冰的說：“不經過我的允許，不准提起我，這是情報工作者的嚴格紀律。”

“这个我明白。”

“明白就好。陸木子，行動要小心，千萬別讓尾巴跟上，否則，一切都完了。”

“你放心好了，華女士。我又不是個才干這行工作的人。”

胖女人握着他的手：“明天中午到這兒來一下，親愛的勇士，讓上帝保佑你們見面順利，勝利完成黨國的使命。”

三

背山面水的某市，虽然是炎熱的夏季，但早晨顯得特別涼爽。

人們成羣結隊的緩步來到前海沿，站在海濱馬路的鐵欄杆里面，呼吸着來自綠色海洋的新鮮空氣。

在散步的遊人中間，有位年輕、秀麗的姑娘，看樣子有廿一、二歲。齊到衣領的頭髮微向里彎，苗條的身材，穿着白色的扶綢兩用衫，藏青色的絲裙子；腳上套着水紅色的短襪，黑色硬底皮鞋；右肩揹着一只帆布挎包，輕鬆愉快的走着。細長的眉毛下，有一對水汪汪的眼睛，伶俐地巡視着四週。

六點鐘時，架在市政府大樓的喇叭筒傳出了粵曲“步步高”。姑娘隨着優美的音樂聲來到一個突出在海中的小山岬下，機警的雙眼向山頂上觀望着。

一個紅漆木柱的六角亭子——觀景亭，座落在山頂上。嫩綠的松、柏樹環抱着它，使它顯得更美麗、更惹人注目。姑娘的糯米牙咬在很薄的嘴唇上，仔細的端詳着四週的地形。

粵曲播送完了之後，便傳出了歌頌人民領袖的偉大讚歌——東方紅，太陽昇，……

這時一輪紅日躍出海面，徐徐的上昇着。

姑娘離開小山岬，隨着歌聲輕輕地唱着：

中國出了個毛澤東，

他是人民的大救星，呼兒，嗨喲，

他是人民的大救星……

將近九點鐘時，姑娘手里拿着一張報紙，隨着人羣又來到小山下。抬頭向山頂上一看，一個男人在觀景亭里踱來踱去，並不時的向四下張望着。

姑娘站在海邊，看着洶湧澎湃的大海，沉思了一陣，就順

着水泥台階，慢慢的向上走去。

只見那個人，身穿米色凡立丁西裝褲，天藍色東方呢兩用衫，頭戴一頂雪白的鴨舌帽，指着一架照相機，卅來歲，看样子象一个浪漫的花花公子。人是又瘦又貴，用力的吸着烟。从他的神色來看，很象情人失約顯出極度的焦慮和不安。

“嗒、嗒、嗒”，的脚步声使他回过头來，深凹的双眼上下端詳着迎面走來的姑娘。

“对不起，同志。用这样的眼色來看一个不相識的人是不礼貌的。”姑娘用責备的目光看着他那發黃而干燥的面孔，接着又說：“尤其是被你看的是个女人。”

“請原諒，小姐。”他給了姑娘一个神祕的微笑：“过去我們不相識，可是从今以后……”

姑娘走上一步，主动的伸出右手：“我姓于名蘭花，代号——三×七。”

他緊握姑娘的手：“我叫陆木子，代号是七。于小姐，能見到你，敝人深感榮幸，首先請接受我的問候。”

“謝謝你！”姑娘將身子倚在一根柱子上，小巧的腳尖輕輕的踢着地上的一塊小石頭。

“說真的，于小姐，你不远万里，能这样快的到來，真出乎敝人的意料之外。”

“这有什么惊奇的，現代化的交通工具是按照人們意志去工作的，你知道嗎？这一次我來的代价有多大呀：我乘坐的飛機在返航途中已被共產黨空軍击落了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你看報紙上登的消息吧。”

他接过報紙看了一下：“你能安全來到就好，干咱們这行職業的，不化代价是不行的。和押宝一样，要靠运气。”他看了姑娘一下，又說：“有时会順利，有时会碰到困难，甚至到上帝那兒去。嗨，他媽的，归根結底一句話——是个冒險的差事。”

“你說的很对，不过也不要过于誇大它的危險性，那样会給自己造成人为的緊張。”

“于小姐那里知道，在这塊紅色的土地上，和世界上最狡猾的人——共产党战斗，每时每刻都象在刀尖上过日子，稍一疏忽，腦袋就要搬家。”

——姑娘慎重的說：“木子先生，我真是又佩服又羨慕你們这些坚持敌后，效忠于党國的英雄。”

他兴奋地把拳头一揮：“只要能为党國和領袖效劳，就是粉身碎骨，也是理所当然！”

“嗨！”姑娘用力拍着他的肩膀：“總統正需要象你这样赤胆忠心的勇士。”

他听了姑娘的讚揚，乐的象电从身上流过一样的哆嗦了一陣，有点胆怯的說：“于小姐，你是个有經驗的人，但今天選擇这个会面地点，我感到……”

“你感到不合適嗎，哈哈哈，”姑娘爽朗的大笑着：“親爱的，这个地方，粗看起來是不太合適，但实际上是最安全，最保險的。”姑娘看着他仍是莫明奇妙的表情，又嚴肅的說：

“因为共产党做梦也想不到我們敢在光天化日之下，众

目所見的涼亭里來會面。尤其是我們這樣一對……哈哈，別人會以為我們是在談情說愛呢！”

他听着姑娘的話，再看看她那秀麗的面孔，想着他未來將成為她的報務員和……時，心里象吃冰淇淋一樣舒服！

“噢，原來是這樣，為什麼我就沒想到呢？”他搔着自己的頭皮：“嗨，真該死！”

“沒想到不行呀！”姑娘嚴肅的說：“隨着環境的變化，我們再象過去那樣偷偷摸摸，鬼鬼祟祟的去會面聯絡，老實說，已經過時了。”

“你使我學到了很多寶貴的經驗！”他看了看表：“于小姐，不談這些啦，把你帶來的禮物交給我吧。”

“什麼禮物？”姑娘驚奇的看著他：“啊……你說的是那些東西嗎？”

“是呀，那四顆定時炸彈你隨身帶來了吧？”

姑娘看他這付焦急的神情，抱歉地說：“對不起，為了安全起見，我把它寄存在火車站行李房裏。”

“啊！于小姐，你這不是給自己找事情嗎？”

姑娘見他不高興，也把臉一沉：“你懂得什麼，叫共產黨給保存，比放在任何地方都保險。”

“好吧，”他把皮包骨頭的手伸出來：“把寄存單給我，我到火車站去取。”

“那沒有什麼必要。再說，為什麼要這樣急呢？”

“哎呀，我敬愛的于小姐：根據三號的指示，今天晚上一定要下手，否則，我們將失去這最後的機會。”

“請問你，破壞目標是什麼地方？”

他看了姑娘一眼：“对不起，于小姐，这个事情我没有权力告诉你。同时我希望你不要再追问下去。”

“为什么？难道说我这个万能情报员，冒着生命危险，就是为了送四颗定时炸弹吗？”

“不，不是。三号说，等我把炸弹放进去之后，就陪你坐火车到第五号据点去。那时，我就是你的报务员，我什么都可以告诉你。但是现在……”

“现在你就应当把一切都告诉我，我未来的报务员。如果说，在完成这样一次重大任务中，不让我为总统出点力，我来得太没有价值啦！”

“唉！于小姐，你把炸弹给我，我完成了这次爆破任务，这丰功伟绩当然也有你的份了。”

“木子先生，请你告诉我，三号在那里？”

“三号吗……”

姑娘见他犹豫不决的神色，就坚决的表示说：“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，我只有见到三号后，才能把礼物拿出来，再来共同讨论这次的行动计划。”

他面对着讨价还价、步步逼进的姑娘，腊黄的脸越拉越长了。为了不示弱，他摆出了老情报员的姿态。干燥的嘴唇一咧说：“于兰花小姐，你既然是特技学校的毕业生，总该懂得情报员最起码的保密条律吧？上不告父母，下不告妻子，这是咱们的誓言。当没有得到上级批准之前，我没有权力告诉你别人在什么地方！”

“哈哈”姑娘气得冷笑了一阵：“真是人心隔肚皮，没想到你这敌后英雄会对我这样。”她揩起垮包：“好吧，